

王岚 让古籍与时光对坐

文 王小柔

妙手修古书
帮纸张渡劫

这是一所看不见针管，闻不到消毒水味道的“医院”，最年轻的“病人”，也经历过一两百年的风雨。“手术台”是常见的办公桌，这里的“医生”不救人，而是为古籍续命。首都图书馆文献修复组，王岚已经在这里工作了17年。特殊的安保制度，显示出这间办公室不同寻常的地位，又带着几分神秘。

早晨8点半，王岚来到工位上。一张残破的戏院海报，已经铺得十分平整，缺失的部分比留下的多，在我眼里，如果不说这是文物，一定会以为它是被扔掉的烂纸。王岚穿好浅蓝色围裙，迅速把头发盘起，指尖悬停在纸页上方，把呼吸放得极轻，仿佛面前是一片沾着露水的蛛网。

“叮——”黄铜镇尺压住一边，修复师开启与古籍的对话。

中午王岚只有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，在首图咖啡馆里，她给我看自己手机里那些残破的纸页。她说：“这项工作其实无比平凡。唯有书中那些霉蚀、粉尘、酸化，陪伴着每一位修书人的静坐时光，重复不断地掸尘、补破和粘接，等待下一个百年的目光，来抚触这些重新接续上的时光。”

而此时，我的目光正停留在一册残破的家谱上。这些凝结普罗大众情感的民间文献，承载着一个家庭、一方水土对于曾经的古与事的记忆。它们不像国宝级文物那样显赫，但守护这些民间文献的人并不因其平凡而改变初心，他们拼贴起一个个记忆碎片，连接成一幅关乎命与理、情与义、家与国的瑰丽画卷。

《齐民要术》中记载：“书有毁裂……裂薄纸如薤叶以补纸，微相入，殆无际会，自非向明举而看之，略不觉补。”大意是说，撕出如薤叶般窄小的纸条，用以修补书中断裂处。王岚喜欢画国画，她把自己修复古籍的日常画出来、写出来，记录在公众号里。刚写到第七篇，就引起了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的注意，于是她的《微相入》一书应运而生。“微相入”精辟、准确地描述了补纸与书页粘接、微微相搭的状态，修补痕迹难以察觉，体现出精细入微的操作，对文物修旧如旧，做最小的干预。

明代周嘉胄《装潢志》中记：“……以至兵火丧乱，霉烂蠹蚀，豪夺计赚，种种恶劫……”自古以来，书的劫难常由纸来承担。一些丢失了封面的书册，裸露着内页的污渍与折痕；在虫鼠啃噬的缺损里，夹杂着各种肮脏不堪……残破，犹如一道道狰狞的伤口蔓延在纸上，让古籍成为久病延医的“患者”，伤势过重之处，甚至令人不忍碰触。2007年6月，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出品的《古籍破损定级参考图例（试用本）》中，规范列出13种常见的破损形式：絮化、鼠啮、虫蛀、焚毁、老化、霉蚀、缺损、粘连、酸化、书衣破损、线断及纸捻丢失、糊糊失效、多种原因破损。描述纸张破败的词汇个个触目惊心，而当修复师摊开一张张书页，那宿世累劫也跟着历历眼前。

在王岚眼里，一套古书足以容纳书虫的一生。她说，不同地区的虫子吃相各异，垂直挖洞的多是北方虫子，吃成曲线的多是南方书虫。蛀洞过多的书已然无法阅读，翻开后，满篇都是寄生者蚕食的“杰作”。随着王岚拆书，经常从书里扑啦啦掉出许多虫尸、虫便与虫蛻……密密麻麻，蛾类昆虫吃饱喝足后，又坦荡荡地占领地盘筑巢做茧。这些古老的“读者”穿越时光而来，虫茧紧紧缠缚在纸上，极难剥离，除非连同周边纸张一起取下，导致损失一大块纸面。让王岚头疼的是老鼠，它们在书上留下的排泄物对书的伤害更大，具有一定黏度的粪便糊在纸上，形成一片片污渍，滋生细菌，其后又质变为霉斑。日子久了，书册板结成一块书砖，令修复工作变得异常棘手，因为揭开书页的时间远远大于修补的时间。王岚说，修复书砖，堪称一场恶战。

古籍作为“患者”，各有各的症状。纸捻隐匿在书脊上，被书衣覆盖，这是固定书页的关键零件。纸捻断裂或遗失，会导致书页散乱，尤其是那些没有标注页码的古书，散乱后很难排序。对王岚而言，与古籍破损的相遇，没有“人生若只如初见”，拆开书后，皆是“柳暗花明又一村”。

一些定为二级或一级的严重破损古籍，外表并不很残破，甚至内页平整，文字无缺，不妨碍阅读，可是仔细端详，书体四周已经焦黄变色，纸张酸化，失去韧性，伴随每一次翻书，都掉出碎裂的纸渣。破损，会影响古籍的价值，一方面是文物上的价值，另一方面是文献的研究价值。由于残缺脏污的书会让人退避三舍，修复师却日日与它们直面相对，短兵相接。

从最初面对破书无从入手，到仔细完整地拿出修复计划，如今，王岚每每见到残破旧书，心里都能生出一份亲切与热烈。她经常参观古籍展览或拍卖会预展，一边看，一边琢磨古书不同的破损形式，想象它当初的模样，并在心中练习筹划修复方法。如果允许翻阅，她会用手触摸一下书上斑驳的痕迹，拈一拈纸页的质感。感受古书中蕴藏的漫长时光，往昔升平的年景和读书人如水的岁月似乎仍残存于字里行间。

王岚说，修复师的一天是从打糨糊开始的，小麦淀粉被热水冲出一碗白腻腻、香喷喷、亮锃锃的黏合剂，自制的竹起子、镊子、剪刀等工具摆在手边，如果从库里提出出来需要修缮的古籍太脏，就需

要拆开书页，把它们泡在水里“洗书”，直到浑水变得清亮，这个工序才算完成。妙就妙在古书并不会因浸水而墨迹淡化，仿佛知道有人要给自己“看病”，特别配合治疗。一件黄色的长卷，不知在库房中沉睡了多久，当它被今人拾起，拂去尘埃，展开明艳艳的黄纸，王岚的目光掠过首卷残缺处，依稀辨认出几列文字：

奉
天承运
皇帝诏曰……

这是一卷诏书，展开长达四米，是为庆贺慈禧太后七十寿辰而颁布的，内容以各项特赦及恩赐为主。由满、汉、蒙三种文字写成，言语极尽华丽，读来是满篇的皇恩浩荡、泽被四方、普天同庆之势。汉文落款在光绪三十年正月十五，即公元1904年元宵节。

诏书在王岚面前满是一副破败模样：三层托裱的诏书纸僵硬卷翘，纸面折痕明显，上下边缘均有磨损、开裂。她推测，或许曾经被竖立放置了很久。细看诏书的内容，各种特赦恩赏涵盖从亲王到文武官员、太监、命妇，还包括民间孤寡等各阶层，这些赏赐与当今时代已毫无干系。王岚并没仔细看诏书的内容，她更关注位于卷首的比较严重的断裂，以及卷尾处因长期未展开而生出的霉斑。在王岚眼里，即便破败，金黄色的纸张也依然明艳动人，书法字迹仍乌黑发亮，如同昨日刚刚写就。这皇家用纸，用今天什么纸来补是个难题，那明亮的黄色如何复原？

随着电磁炉熄火，沸腾的植物染料液停止了躁动。冷却一段时间之后，王岚试着放进一张纸片，黄色的染色迅速在纸片上蔓延开来。只浸染一遍肯定不够，晾干后的颜色又变浅了许多。于是两遍、三遍、四遍……直至水色在纸上覆盖加深。王岚看着，稍许满意了，转至裱案，铺就一张四尺大纸，大刀阔斧地进行刷染，再依次晾上横杆。晾干后，又继续刷染二遍、三遍……诏书修复还未开始，先已在补纸的选配上费了很大功夫。

王岚将染好的纸张一字排开，发现每一种单看都很像诏书的黄色，但又感觉无限接近中还差了那么一点儿意思。她觉得自己染的纸有个很大的问题：因为没有加胶，植物染料遇水容易掉色。而诏书原纸虽然色泽艳丽厚重，却不会脱色。修复时肯定需要喷潮、上浆水，甚至揭裱纸，重新托裱。若是补纸褪色严重，那就很难把控修复后的效果了。

为了修复诏书，王岚踏上了寻纸之路。在安徽省泾县，几日连绵阴雨，她下车换雨靴、涉水穿密林，长林丰草间，看到染坊大门，门内是一方敬院。这里的师傅用一个多月时间完美复刻了皇家用纸的色彩。王岚依然好奇，她问，这纸如何抗酸？对方解密：“中国传统造纸之所以能保存长久，也是因为在做煮和沤制植物原料时掺入了草木灰，草木灰既然可用在造纸上，当然也能用在染色处理中。”

得知国家典籍博物馆举办“二十世纪初中国古文獻四大发现展”，能将一部分馆藏敦煌文献向公众开放，王岚第一时间到达展览现场，只为寻找那幅唐代写本《大般涅槃经》(北本)卷九。这件书曾在上世纪80年代修复过。自王岚从事修复工作以来，不断从



王岚
古籍修复师，首都图书馆副研究馆员。毕业于清华美术学院装潢艺术设计专业。中国书画收藏家协会会员，北京古琴文化研究会会员。

各种报道、书籍中听闻国家级古籍修复专家胡玉清老师修复此件藏品的情況。

《大般涅槃经》(北本)卷九长度不到两米，展柜里只展开了一小部分，纸面明显可见多处缺损，位于卷子的上端，比破损更触目惊心的是几缕穿纸而绕的麻绳。

麻绳劈裂的线头，经历千年风雨依然执拗地支棱着，和笔意舒展、墨色乌亮的佛经小楷相携而立，并存在厚实的唐代写经纸上，不吝展示岁月沧桑，似将观者带回那个霓裳与风沙共舞的盛唐。

在卷子的其他部位，也有同样的麻绳，密密麻麻，缝合得非常牢固。许多唐代经书卷子为麻纸材质，纸张用黄浆染过(黄浆有防虫避霉的功效)，质地较厚，能够像缝补衣服一样在上面穿针走线、缝缀裂痕，这大约也是前人常用的一种修复方式。

几年前，王岚在国家图书馆学习期间，曾向前辈请教关于书页清洗的问题。原以为老师会指导一两种如何彻底洗干净的技巧，没想到老师却说：“其实留下一点儿水痕也无妨。”王岚很疑惑：“不洗干净也行吗？”老师饶有兴致地从电脑中找出《韶山毛氏族谱》修复前后的对比照片——修复前，书页纸张因浸水变得褶皱不堪，水渍所形成的黄褐色边缘非常明显；修复后，书页平整干净了许多，但细看之下，却有淡淡的水痕在书页上若隐若现，并不遮挡文字，为书册平添了一抹岁月的痕迹。

老师说：“特意不洗干净，一来是避免引起纸张收缩，进而影响原貌；二来也是为了告诉后人，这本书曾被水祸过，破损痕迹也是书籍递藏过程中的一部分啊。”王岚第一次见到这样的修复方式，这番解说让她既震惊又钦佩。

专业人士常说，不要把古籍修到全新，要保留一点儿书中的“旧气”，若论“旧”到何种程度，似乎无法量化，只能在实践中反复揣摩思考，才能理解：故纸旧气，不仅指当年的装帧、纸张的材料，还包含了书籍在时间旅程中的一段往昔，乃至一段致损经历，这些都是可以传递给后世的历史信息。

王岚热爱工作，这是一份心无外物之美，这份美在修书人调配脱酸溶液的专注上，在用镊子细细择去补纸搭口的耐心中，在搅打的糨糊里，在修复完的书册上，在每一分每一秒对工作的全身心投入中。人们将这种倾注于物件塑造的专注称为匠心。

了童年时期，对于他一生的创作都是非常重要的。于我而言，我是在北京的胡同开始文学梦的。我生在东城区，东四一带的一座四合院里。儿时，我们整天在胡同里飞奔，也跑出胡同，去附近的公园或者集市，当然也不会放过那座神秘的中医院。

中医院由很多座四合院组成，院子有大有小，凭借着门洞、走廊、曲径连接。病人不多，脸上似乎也没有痛苦的表情。我们在各个院落间无目的地穿行，也有机会靠近诊室，从门缝偷窥，大夫正为病人诊脉，表情庄严肃穆。我们不禁屏住呼吸，不敢出声。

后来我每次回去，都会想到这个地方曾经发生过什么、我经历过什么，或者我读到的历史书中，这地方发生过什么。比如当年铁狮子胡同爆发过“三·一八惨案”。

而我最初热爱文学，也是因为我有好几个中学同学就住在铁狮子胡同“段祺瑞大院”，那里是人民大学教师的家属区。我们有一个“网”，同学骑着自行车来找我，带来一本书，告诉我只能看一夜，明早得把书交给另一个人。那些书永远没有封皮儿，前几页和最后几页也没有，就看中间。我记得看过一本《基督山伯爵》，书里有好几页都撕成了三片，需要来来回回地翻。

现在我回到那条胡同，也不能说是客人，但有一种旁观者的心态——这个地方好像跟我以前认识的地方不一样了。附近出现了很多咖啡馆，能做出非常醇厚的咖啡。来自西方的咖啡与中国的四合院建筑结合起来，特别有味道。咖啡馆的主人看到

我进来，会说，您想要点儿什么，我们这儿有什么什么。怎么说呢，有一种魔幻感，很不真实，也许是我生活在更远的地方，隔了太久的时间吧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员涌入北京，很多人感叹印象中纯正的“京味儿”逐渐消失，而我倒没有这种伤感，因为我觉得，无论谁在北京生活，都会带来一种新的东西，带来一种跟以前不一样的文化。比如，北京咖啡的品质跟欧洲已经没有区别，已经完全一样了。北京的口音也会慢慢淡下去，这也是正常的发展过程，应该接受。时代总是在变化的，任何我们留恋的东西都会成为记忆，留存回忆中，人总是要向前走。

中医不仅是医学也是文化的体现

我对医学很早就有一颗好奇心。我从小是一个比较爱生病的孩子，一直这样长大，接触了很多西医，也接触了很多中医，这两种医学对我的影响和帮助都很大。

我生完女儿之后，身体发生了变化，每天要使用药物才能让大便通畅。问遍京城的西医，均没办法，无奈去了中医院。一位鬓发灰白的老夫大夫接诊，诊脉后为我开方子，叮嘱我一定按时按量服药。服药过后，奇迹发生了——不用药我也基本能保持身体通畅。老中医把脉后说：“应该见效了，再开七服药稳固一下，就不用再来了。”

后来，我接触到中国哲学，对作为中国哲学一部分的中医产生了兴趣，对它的历史、渊源及它的理论依据都感到

王岚访谈
让古籍焕发新生是使命
中国文化之美滋养心灵

王小柔：修复古籍的同时您也阅读了大量古籍，哪些书对您影响比较大？

王岚：2008年，我刚从采编中心到古籍保护部门，看到一本《大鸿飞——常书鸿传》。常书鸿是第一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，被誉为“敦煌的守护神”。他对文物的爱让我深受触动，榜样的力量让我始终对工作保持敬畏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寂寞在这里，乐趣也在这里。

王小柔：有一幅插图我印象很深，您守着一箱子碎纸，保洁阿姨在旁边等着，两人的内心戏都特别丰富，都希望对方赶紧走。这是真实状态吗？

王岚：那天整理出好几箱旧纸，散乱堆叠的样子倒是很像一种传统绘画形式：锦灰堆。这些旁人看来毫无价值的废纸，每一片都是修复师的心头宝，必须妥善保管，否则一个没看住，勤劳的保洁阿姨会连箱子一并端走。一箱子脆化的、泛黄的、残缺的旧纸以坦率、直观的表现力，诠释了岁月流逝的真实意境。我思忖，要是用这些残纸办一个展览，挂满一墙沧桑，是不是相当震撼呢？旧纸塞在角落里被遗忘得太久了，带有文字的纸张是珍贵的宝贝，不忍它们继续腐朽下去，工作之余抽空做清理小修，也权当锻炼身体了。

王小柔：用凉水洗书好理解，为什么有些书还得用热水洗？

王岚：在传统纸张制作过程中，植物韧皮要经过长时间蒸煮，因而所制成的纸也具有不怕热水冲泡的特点。预备热水，在70℃—80℃之间。现在也有使用热水器的雾化喷淋花洒的，非常方便。热水滴落在干燥的纸面上，以攻城略地的态势迅速洩开，从一小块蔓延到一大片，直到注满整个水槽，没过纸张。待水注入足够了，将导水的木棍横放在水槽中间，向两侧轻轻滚动，纸张和书页之间的空隙会产生气泡，随着圆木推动被赶至边缘、排出，最终使书页全部浸在水里。热气蒸腾中，水就是一味解药，纸上的尘土与污渍开始瓦解消弭，清水化作一池黄黑色，并散发出一股很浓郁的味道，那是古旧书上特有的味道，混合着潮湿、发霉的气息，让人想起常年封闭的地窖。用这种浸泡法，过水洗三遍，脏水倒出，连带时间的霉痕一同退场。从水中托生的纸，再次经水的洗礼获得新生。

王小柔：还是很向往古人“漫挑一卷闲暇，静坐幽窗诵读”的日子，除了古籍修复，您业余时间做什么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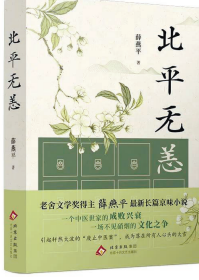
王岚：弹古筝、画国画、看展览、做手工。我把家里的茶帘拆了，按唐代宝相花草纹图经帙的样子做出来一个。书册的装具从早期的帙，到后来的函套、夹板的变化，如今，大约除了设计或送礼的需求，人们很少再专门为书籍定制护套，就连纸质书也受到了电子读物的强烈冲击。出于职业习惯，每逢逛古旧书市场或在古籍拍卖预展上看到带有书帙和函套的文献，我总是忍不住一同取来翻看。小心解开松散的系带，打开陈旧的蓝布盒、五彩的锦套……细细端详做工，触摸织物材料的质感。装具收存书籍，也收存着藏家对古老文献的珍爱之情。

(图片由王岚提供)

讲述

长篇小说《北平无恙》讲述中医传承故事

中医是中国哲学的一部分



口述 薛燕平 整理 何玉新

近日，“从医学到文化——中西交汇处的无恙北平”新书推荐活动在北京举办。《北平无恙》作者薛燕平与作家侯磊、诗人江汀共同追溯上世纪30年代的北平(今北京)，探讨了那个时代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融。薛燕平生于北京，出版有长篇小说《琉璃》《铜壶》《作茧》《宽街》等，《琉璃》获老舍文学奖。《北平无恙》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是她最新的一部长篇小说。在活动现场，作家侯磊谈到，《北平无恙》这部小说典雅内敛地展现了大量北京的风物、语言和故事，字里行间充满温情，也写出了人情世故、世道人心。

上世纪二三十年代
中西医纷争的故事

《北平无恙》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。西医进入中国，得到了知识界的认同，撼动了老祖宗传下的经方、西药。随着“废止中医案”的提出，中西医之间的纷争大战愈演愈烈。当时天津《大公报》发起辩论：东北发生时疫(瘟疫)，中医治疗不力，中医究竟有没有用？

小说中，主人公齐通霖生在医药世家，医术高明，他希望两个儿子传承家学。长子不是念书的料，后来做了药材生意；次子学西医，不过他的精神内核却依然是中式的。齐通霖是一个很隐忍的人，内心有很多无法向外人道的纠结、伤感，一脑门子官司，一肚子苦水。随着情节发展，社会上形成了反对中医的局面，齐通霖也被卷入了纷争之中。

书中还有一个人物冯临声，是中医儿科专家，后来偏向于西医，但最终还是站在中医立场上，为中医作了很多贡献。同时，他也更符合那个时候代普通人的特点，穿着打扮、生活方

式、生活态度都与时代背景契合。

1928年北伐战争后，北京改名为北平特别市。“北平”这个名字我非常喜欢，给人一种美好的感觉，文化古都，韵味十足。在写这本书之前，我查阅了很多历史资料，包括北洋军阀时期的历史，包括衣食住行的历史，记了厚厚的两本笔记。写的时候，有了思路故事线，这些资料自然而然地在各个情节中展现出来了，与设定的故事线索融合在一起。

写长篇小说并不容易，是一项体力工作。除非被什么事打断，比如去医院看病，必须得停之外，我天天都会写。每天从早晨写到下午一点多，周六、周日都会写。如果不能保证每天写出多少字，或者连续几天没写，整个思路就会变稀疏。只要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，尽量细致地描写设定好的生活场景和故事，坚持下去，就能完成。

童年在东城胡同长大
外来文化改变老北京

我觉得一个作家最重要的创作来源是他的童年生活，他在哪里度过